

傅外麟別卓

· 劉芑如 著 ·



上海出版公司印行

卓 別 麟 外 傳

劉 芃 如 著

上 海 出 版 公 司 印 行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三四號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版

——二〇〇〇〇冊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書名	卓別麟外傳
著者	劉 芃 如
出版者	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三四六號七〇一室
排版者	上海海寧路六九七號 穀華印刷所
印刷者	中國工商印書館
定價	人民幣一萬三千元

〔類別〕文學藝術〔開本〕25〔定價頁〕312〔字數〕117,000



却利·卓別麟在一九四〇年。



一九一四年的卓別麟，時年廿四，初上銀幕。



一九一八年的卓別麟。

却利·史賓塞·卓別麟 (Charles Spencer Chaplin) 永遠是銀幕上最可愛的人物。幾十年前是這樣，今天還是這樣。

他的卓越的天才，他的崇高的感情，使他成為人們最喜愛的一個偉大的演員。在西方是這樣，在我們東方也是這樣。

他是和平的友人，戰爭的仇敵。他痛恨貧窮，反對迫害——他是一切小人物的代言人。

四五十年來，他給全世界老老少少的人們帶來了歡笑，帶來了同情，帶來了做人的勇氣。

四五十年來，他在舞台上、銀幕上扮演過各式各樣的角色，可是他對人生的基本看法却似乎沒有改變。他以他的藝術豐富着人們的生活。他從不說教，他的藝術就是他的福音；他真誠地希望人間有幸福，地上有和平。

他是屬於全世界的。

他是人間一個可愛可敬的人。

序

去年冬天，蘇聯作家費定·西蒙諾夫和一些音樂家組成的文化訪問團到了英國，在各地演講演奏，大受一般英國人士歡迎。他們在訪問期間也看見了英國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些情況。

回到蘇聯之後，訪問團團員之一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授、鋼琴家愛彌爾·蓋勒斯(Emil Gilels)在一篇文章裏說：

「英國的銀幕簡直完全給好萊塢所霸佔了。我有機會看到好萊塢那個謊言工廠所出的一個『傑作』——就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改編的一部影片。據放映前的宣傳材料說，這部影片籌備了將近十年才拍成。假如真是如此。在我看來就是一大浪費。因為片裏一點顯克微支的氣息也沒有。除了那些獅子和鬥獸士。

「在這充滿好萊塢垃圾的情形下，却有一部與衆不同的影片——却利·卓別麟的舞台春秋，這部片子在倫敦放映受到極大的歡迎。這是一個極富於人情味的悲慘故事，寫一個當年紅極一時的喜劇丑角，現在失了業，窮愁潦倒。他叫卡華路，他的前途一片黑暗，老景逼人，他拯救了一個企圖自殺的年輕女演員，看護着她恢復了健康，幫助她找到了演戲的職位。可是，她在舞台上

成功的那天，卡華路却在舞台上跌死了。觀眾哈哈大笑，以為這是一次新的喜劇花頭，但這個老藝術家却是真的悲慘地死了，正像他悲慘地活着那樣。在這影片裏，卓別麟不再是往日那個有一撇黑鬍子的滑稽小人物。他演卡華路這一角，用寫實的方法，表演得很深刻細緻。同時，全片中依然交織了許多他所獨有的幽默。舞台春秋一片的主題是：在一個認錢不認人的世界裏藝術家的悲慘命運。」

那正是美國政府拒絕卓別麟再入境事件震驚了全世界的時候。

我這本小書也就是在那些時動手寫的。原稿今年一月到四月曾在香港大公報副刊上連載。寫作時參考過英、法、美等國的報紙雜誌不少。參考書籍中應該提到的有：美國影評家西阿多·哈美的卓別麟（Theodore Huff: 'Charlie Chaplin', Henry Schuman, New York, 1951）、英國的彼得·柯茲與瑟爾瑪·尼克洛斯合寫的小人物（Peter Cotes & Thelma Niklaus: 'The Little Fellow', The Bodley Head, London, 1952）和羅伯特·白英的偉大的却利（Robert Payne: 'The Great Charlie', Andre Deutsch, London, 1952）。

卓別麟一家如今住在瑞士日內瓦湖邊。兩個月前，他們夫婦又添了一個女兒。他已把他在好萊塢的製片廠全部賣掉，正醞釀在歐洲拍製新片，同時已在動筆寫自傳。

日本朝日新聞的女記者，前些時在倫敦訪問過他。他表示有意去日本旅行。那女記者問他幾

時可以去，他想了一想說：「現在怕不可能，如今的日本不是像美國的殖民地麼？等到日本不再有美國人，我就打算去了。」

關於卓別麟這個大藝術家的專書，我們似乎還沒有。這本小書不過是對他的作品和生活的一些粗略介紹，希望不久會有更充實詳盡的專書來介紹這位熱愛和平的電影大師。

劉芃如 一九五三年，十月，香港。

目次

序	1
一 還鄉夢	1
二 再會吧，美國！	9
三 倫敦城的窮小子	20
四 婚姻與家庭	34
五 「却利」的誕生	35
六 「棄嬰傳」和「淘金記」	40
七 有聲片出世了	43
八 「摩登時代」	44
九 「大獨裁者」	48
一〇 「華杜先生」	50
一一 「舞台春秋」	57

一二	喜劇家的自白	一七
一三	一些好文章	一四
一四	電影藝術大師	一五
一五	一個偉大的人	一七

一 還鄉夢

三十五年前，卓別麟拍過一部叫移民（'The Immigrant'）的片子。片裏有一羣難民的鏡頭，他們像沙丁魚似的擠在一隻船上。快要在紐約靠岸了，他們都爭先擠到船邊去，想瞻仰瞻仰北美合衆國那個「福地」的風光，可是剛剛看到一眼紐約港口那座自由女神像，就全都給海關人員用繩子隔開，送到囚禁移民的艾利斯島去了。

今年春天，一個英國名作家經過香港到了美國。卓別麟請他到家裏去玩。這位英國作家建議却利應該再上銀幕。他還提出了一個故事情節說：

「……却利躺在紐約一座高樓的頂樓上，早給人忘記了。忽然有一天，他接到傳票，要他到華盛頓去向『非美活動委員會』爲他的過去答辯——他當年爲什麼在賽拳時態度可疑？在溜冰場上立場不明？爲什麼把那位參議員的光頭誤認爲冰淇淋布丁？捧着麵包跳舞又有什麼秘密意義呢？『非美活動委員會』的委員先生們，一本正經地看着却利的早期影片，忙着記下一切有害的證據。」

卓別麟聽完了這個電影故事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卓別麟到美國四十年了。一九二一年，他回過一趟倫敦。十年後，又回去過。

幾個月前，他帶着他的妻子兒女離開紐約回英國，參加他的新片舞台春秋（*Limelight*）的獻映典禮。

久別還鄉，卓別麟的興奮是可以想見的。可是，他們一家大小剛剛在海上不到兩天，這場還鄉夢就無端起了風波：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，「伊麗沙白女王號」郵船的無線電裏，忽然傳來消息，說美國總檢察長詹姆士·麥克格蘭納利已下令移民局，在却利·卓別麟返美時，立刻予以扣留，靜待審訊決定「依照美國法律，他是否有資格再入境」。

卓別麟立即在船上發表聲明，說明他這次離開美國的經過。他告訴全世界的人，他這次離開美國，事前曾按照法定手續，向美國移民局領得再入境簽證，而且美國移民局的人當面對他都很親善，誰知轉臉就不認人。不過，他還是準備照原定計劃，半年後回美國去，因為他的家在美國。

「伊麗沙白女王號」九月二十二日到了法國的瑟堡港，卓別麟又在船上向一百多個各國記者發表談話。他很嚴肅地說：

「我這個人是相信自由的。那也就是我的全部政治見解。」又說：「我並不想製造革命。我只是還要拍些影片。也許我要永遠搞電影，到死方休哩。」

他還說，他打算拍一部無國遊民到紐約的片子。他笑笑說：

「這傢伙講一口誰也不懂的語言，這樣，美國的移民局自然就許他入境啦。」

現在，美國當局這一套做法，已鬧得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也就增加了人們對於這個大藝術家的敬愛。

看看倫敦人歡迎卓別麟的盛況吧。

看看英、法各國的影劇界人士、作家、詩人們對他的熱烈支持吧。

他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倫敦，實現了他的還鄉夢。

他離開倫敦，已經二十一年了。

這一天，對卓別麟是一個重大日子，對倫敦人也是一個最興奮的日子。

這一天，卓別麟到了倫敦的滑鐵盧火車站。成千歡呼着的人羣早擠在車站上歡迎他了。警察

不得不排開一條路，讓汽車開進來接他們夫婦和四個孩子到旅館去。

人羣中，忽然有個抱小孩的女人大聲向他說：

「却利，別再出門了吧。還是老家最好啊。」

卓別麟回頭向他妻子昂娜說：

「這樣的歡迎真了不起。倫敦人還是一點沒改變！」

這個身材矮小、一頭銀髮的藝術家，面對着倫敦羣衆的熱情，不禁泫然淚下。也許他想起那些又苦又甜的往事了吧——

六十年前，他是倫敦的窮小子。

三十一年前，他回到倫敦，人們已經另眼相看。

二十一年前，他回到倫敦，人們也是這樣熱狂地歡迎他。

這次他和妻子兒女住在薩美依大酒店。在旅途中他沿途眼痛，可是，他從倫敦上岸時起，一直就興高采烈。

那晚上，他在那大酒店裏和記者們見面。一個記者替他拍照，閃光燈泡爆炸了，卓別麟笑笑說：

「又一個炸了，準又是個反動派！」

接着他說：

「今天在車站上的歡迎，使我非常興奮、衝動，老朋友們待我真太好了。」

他說：「我只希望看見一切男女都有吃有住，這就是我的政治哲學。」他不願多談他準備怎樣應付美國移民局，只說：「我的任務是使人大笑，我就只想這樣做。」又說：「我在美國有千

百萬朋友——只有少數敵人。」

他回到倫敦了，英國各報都在首頁刊登許多關於他的文章和大照片。工黨的每日先鋒報說：

「由於卓別麟的意見而威脅他，這件事已使美國在全世界的眼睛裏成爲笑柄了。」

保守的著名漫畫家大衛羅 (David Low) 也畫了一幅漫畫，來諷刺對待卓別麟的這種「美國生活方式」。

卓別麟這次回到倫敦說他的任務是使人大笑。

可是，這次回來却使這位滿頭白髮的藝術家忍不住老淚縱橫。這不是悲傷的淚，這是衷心感動的淚，這是一個人欣逢知己的淚。他一生以同情的熱愛帶給人們，如今在他橫遭迫害的時候，人們這樣歡迎他，這樣狂熱地愛他，他能不感極而泣麼？

倫敦人熱愛他們的「老却利」，全世界的普通人民也熱愛他們的「老却利」。

倫敦人非常高興地接待他。不說別的，單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，倫敦城每一輛公共汽車駛過薩芙依大酒店門前，司機都把車燈開亮一次，向他們的「老却利」致敬。這是普通人民由衷的敬愛，倫敦的警察先生固然制止不了，達官貴人也無法命令人們這樣表示敬愛的。

在倫敦的薄霧中，深紅色的公共汽車一輛輛駛過，車燈都亮一下，向他們的老友致敬——這個人感動的鏡頭，應該是卓別麟終生難忘的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他和他妻子兒女，從倫敦飛到巴黎，又受到人們熱情的歡迎。

巴黎，這美麗的花都，本是他的誕生地。

六十三年前，他在巴黎出世。

早年，他也常去巴黎和法國其他城市演戲。

他不到巴黎又是二十一個年頭了。

九月二十九晚上，她們夫婦作了法國總統嘉賓，在總統府裏一同欣賞他的新作舞台春秋。

兩天之後，法國教育部長又以法國「榮譽軍團」(Legion d'honneur)軍官玫瑰助章贈給卓別麟。他依照法國的古老風俗，擁吻卓別麟的兩頰。「榮譽軍團」是當年拿破崙一世創立的勳位。從此卓別麟已躋於莫里哀、高乃依、雨果和卜馬榭等等法國最偉大的藝術家之列了。

接受勳章的時候，卓別麟感動地說：

「這是我生平最自豪的時刻。」

同時，「法國戲劇電影作家協會」也向他致敬。十一月三日，他又在巴黎的大使戲院被推為「法國演員工會」的榮譽會員，全法國六百多男女演員對他表示了無上的敬意。他們叫他做「我們永遠的夏爾洛」。巴黎人永遠喜愛這個「用笑和眼淚來表示憎惡戰爭」的人。

巴黎，二十年來無法欣賞到卓別麟的作品。巴黎，像從前一樣，甚至比從前更熱烈地歡迎卓